

## 关联理论下的英汉双关语翻译

仝海侠

(宿迁学院 五系,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关联理论从交际与认知的角度,为英汉双关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而最佳关联性的获得要求译者不仅要原文的双关语进行识别、推理,而且在实施语码转移时要充分考虑交际语境,处理好双关语的语用意义。

**关键词:**关联理论;双关;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4-0061-04

### 一、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影响与回顾

双关修辞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备受关注的修辞格,但二者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又受到不同语言特点的影响,在历史发展、定义、生成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表现形式上由于英汉双关铰链词存在数量差异,通常会造成双关翻译过程中音、义方面的对应缺失,偶合现象很少发生。余光中曾在文章中发出“有时双关是不可译的,只能放弃”的感叹,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在英汉双关语的翻译过程中,实现双关双层含义的传达和保留原文中的双关形式是译文的难点所在。一方面,译者要努力去获取原文中的来自社会、文化、语境、篇章等方面的双关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的差异,译者在传达原文的双关意图时,不得不做出可变范围内的补偿和调整,以减少由差异所带来的理解局限。只要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的差异存在,英汉双关翻译的障碍就会存在。

法国语言学家 Dan Sperber 和英国语言学家 Deirdre Wilson 在 1986 年出版了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sup>[1]</sup>,对当时的语用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最初关联理论并不是针对语用学领域而言,但这一理论很快进入了语用学,并被称为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或是关联理论语用学。关联理

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将交际与认知结合起来,为语用现象与交际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关联理论也从语用学的角度为英汉双关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启发和指导。他们的学生 Ernst August Gutt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翻译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 1991 年发表了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交际与认知》,其后又出版了《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书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新门。

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对话语的理解是一个认知过程,翻译也是语言交际的过程,是语际间的语言交际,翻译要完成的是推理过程。在英汉双关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经历认知过程,识别源语言中的双关语,分辨其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再进入推理过程,进行语词的决策、补偿、妥协,实施语码转换,寻求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最大关联性。在双关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时刻要坚持这两条准则:译文应该是同原文相似的接受语语段;二是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sup>[2]</sup>。

在关联理论下,成功的交际依赖于通过推理来识别他人的谈话意图。在语言交际中,尤其是翻译,语言代码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交际者可以从一整套规范的代码中选择所需要的。换言之,不同的发音可以具有形同的含义,能够具有相

收稿日期:2012-08-29

基金项目:宿迁学院科研项目(2012KY38)

作者简介:仝海侠(1974-),女,江苏宿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同的交际影响力,所有的代码都有语言交际工具的功能。在这一概念上,一切都是可译的。即便不能在两种语言符号中实现完全转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译的,双关也不例外,可以通过类比起来解释或理解。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翻译就是一种延续和转移。译者把一个人的意图延展到另一个人那里,不仅传达出说了什么,还要传达出意味着什么,以及表达的方式。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双关在某种范围内,某种程度上是可译的。一般说来,翻译的普遍标准是忠实性和有表达力,也可以理解为“信”和“达”。忠实性首先体现在对源语言内容的直接表达,译者对原文作者的意思能够准确领会,没有任何曲解、忽略。同时忠实性还要求译者要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有表现力是指译文要用词清晰明确,流畅易懂,不是机械的字词堆砌,也没有晦涩的字词,错误的语法以及混乱的句型结构。翻译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信息丢失是难以避免的。翻译也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会伴随有信号丢失或改变形式的情况。但是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转移语码,改变形式的思考角度和处理方式会有巨大差异,所以同一版本的源语言会出现若干版本的目标语译本。在语用学视域下,译者在原文认知与推理的基础上,关联理论会指导译者在语码转移过程中以最佳关联性来处理译文信息和形式,进行相关因素的取舍。

## 二、关联理论在英汉双关翻译中的运用

翻译是多重意义的传递,好的译文应该能够传递出多重意义。而双关翻译不仅涵盖了丰富的意义,还有形式上的双关修辞是否能够保留的问题。英国著名翻译学家 Peter Newmark 认为翻译应该实现语言符号的六种功能:情感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s)、意动功能(vocative function)、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交际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ntalingual function)<sup>[3]</sup>。在多重意义和双关形式的保留上,以及在诸多功能的实现方面,究竟应该首先考虑哪些因素,学者们也在不断探讨。Nida 曾说:要传达的意义的顺序应与各意义的重要性相一致。在传递信息时,对推理意义的传递应放在首位<sup>[4]</sup>。这种理论有些道理,但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应该考虑到文章的不同功能或是不同的语言风格。在科技文章中,信息功能应该首

先考虑。此类文章的目的往往是介绍符号与所指代物之间的关系,要避免关系与词语的模糊混乱。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力传递推理意义。而文学翻译中,情感功能和美学功能是文学语言不可或缺的特点,翻译中不容忽略。而且,作者通常会运用多种修辞技巧强化其情感功能和美学功能。在关联翻译理论的视域下,最佳关联是要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原交际者的目的要能够被充分认知,修辞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在双关语翻译中,没有对源语言中的语言意义的再造,译文读者就很难在意义、音律、风格等方面欣赏到美感,双关独特的幽默、机智、风趣、讽刺及其它更复杂的情感就无法传递。所以,在英汉双关翻译中,保留源语言中的双关修辞形式是应首先考虑的。同时,双关语中的显性意义是较容易被辨认的,关联理论认为双关的语用意义,也是其隐性意义,应受到充分关注。

双关修辞的保留在英-汉的语音双关翻译是可行的,对语码的选择应在与原文释义相似的接受语语段。如:(1) Sam: Gregory, o' my word, we'll not carry coals.

Gre: No, for then we should be colliers.

Sam: I mean, and we be in choler, we'll draw.

Gre: Ay, while you live, draw your neck out of collar.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一段文字中双关的实现通过四个近音词“coals”、“colliers”、“choler”,和“collar”,它们分别是“煤炭”、“挖煤工人”、“愤怒,生气”和“衣领”的意思,

曹未风的译文:

山布生:格里高利,我发誓,我们可不能给人挖煤/受人欺侮。

格里高利:当然不能,那样我们岂不是变成煤贩子了。

山布生:我说,若是我们不想当煤贩子,我们就该拔剑才是。

格里高利:当然,一个人只要还想出头露面,就不该自认晦气,老蹲在煤坑里<sup>[5]</sup>。

梁实秋的译文:

萨:格来高利,我们不能给人搬煤。

格:不能,因为那样我们就成煤黑子啦。

萨: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动了火,我们就

拔刀抽出来。

格:使得,只要活着,就要把你的颈子抽出领口来。

曹译中为了传递出原文中的谐音双关,在靠近原文信息的相同语段内进行语码转移,在不脱离原文语义和风格的基础上,达到原文与译文信息之间的最大趋同度,也实现了原文的情感功能。而梁译版则是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意义,较为忠实地实现了原作品中的信息功能,但是双关形式和语用意义都丢失了。

(2) King: 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my son  
.....

Ham: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Hamlet I)

国王:但现在,我的侄儿罕秣莱德,我的儿,  
.....

罕秣莱德:比亲戚过了头,要说亲人还不够<sup>[6]</sup>。(孙大雨译)

王:我的侄儿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儿子,

哈:比侄子是亲些,可还算不得是儿子(梁实秋译)

“kin”原意指“亲戚”,“kind”原意指“种类,类别”,对于这句语义上本来就模棱两可的话,学者们的译文颇多,如“比亲戚要亲些,可不合乎人伦”,或是“比亲戚要亲些,可并非同类”。孙译把原句中的谐音双关成功地转换成了汉语的谐音双关,“亲戚”与“亲人”,“头”与“够”,体现了可变通范围内的最佳关联性。

下面的译文也较好地保留了从英语双关到汉语双关的转换:

(3) 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中,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红一窟’”。

“千红一窟”,其寓意为“千红一哭”,汉语中的语音双关多用一个语词来传递两层意义,英语中关于“音”的双关有同音双关(homophonic puns)和谐音双关(paronomasia),都需要用两个或多个词语来制造音韵效果,所以在汉-英语音双关翻译中,双关形式难以保留,译者在向目标语读者传递原文信息时就要有所取舍,深度解读原作者的用词意图。如果运用关联翻译理论,在作品的语境信息中,推理出曹雪芹是在暗示作品中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其语用意义是作者真正的

交际意图,对译文中的语码选择就会趋向于深化这一主题。杨宪益夫妇译为“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sup>[7]</sup>,是千红一窟的语言意义,即“在一个洞穴中的千朵红花”。David Hawke 在他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sup>[8]</sup>中将其译为“Maiden's Tears”,意即“少女的眼泪”,译出了原作者要传达的深意,实现了双关的语用意义,让读者感受到了女性悲剧的强烈暗示。

曹禺在著名话剧《雷雨》中,多次用双关语来预示剧情的发展,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

(4) 鲁侍萍:(大哭)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周萍的面前)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Ma (breaking down): You are hooligans, too!  
(Going across to Chou Ping) You're my - - -  
mighty free with your fist! What rights have you to  
hit my son?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鲁侍萍面对自己孩子的复杂心理,长期压抑的爱无法表达,却在这种情境下与之相对,从“萍(儿)”到“凭(什么)”让读者看到了她内心的挣扎、痛苦和斗争。译者在此处非常恰当地处理了谐音的语码转移,英文读者虽然无法理解原文的指称意义,但译文中双关的成功再现,仍然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鲁侍萍的复杂情感,完美传递了文学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

## 2. 语义双关翻译中的最佳关联

在语义双关翻译方面,受到两种不同语言体系的语言特点的影响,译文中一般难以实现双关形式、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共存,也无普遍规律可循,只有译者能够娴熟地驾驭源语言和目标语中的双关修辞艺术,在翻译中加入智慧的创造性工作,才能让读者欣赏到原文的语言魅力,实现作品多项功能传递。越是语言大师的著作,对自身语言的运用能力、艺术表现力更强,双关翻译的挑战性就越强。如:

(5) Julia: Best sing it to the tune of “light of  
love”.

Lucetta: It is too heavy for so light a tune.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Act I, Scene II)

茱莉亚:可是你要唱就按《爱的清光》那个调子去唱吧。

露西塔:这个歌儿太沉重了,和轻狂的调子不配<sup>[9]</sup>。

这是英语中的换义双关(antanaclasis),“light”一词出现两次,表示“光线,光芒”和“轻

的,颜色淡的”,译者巧妙地转化成“清光”和“轻狂”,让读者意识到了原文中的双关艺术,体味到了美感。

(6) What do lawyers do after their death?

Lie still.

律师死后干嘛?身子躺着一动不动,嘴里还在撒谎。

而对于英语中的一词多义双关(syllepsis),汉语的语言特点无法用一句话实现英语词汇 lie 和 still 的双层含义,lie 既是“撒谎”,也是“躺下”,still 有“仍然”和“静止,没有任何动作”的意思,若想传达出源语言中词语多义的关联性,就要用

补充说明的方式来进行明示,失去了原文简洁深邃的韵味,明确其语言意义与语用意义。

关联理论对双关语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探索英汉双关语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完整的理论框架;语用学原理使关联理论能够适用于双关翻译,并寻求适当的方法,即能够传递源语言的双关形式、明示意义和语用意义。虽然做到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在必要时译者要权衡和舍弃。英汉双关的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门遗憾艺术,译者需要精心的思考,认真考虑语境和认知,最终实现最佳关联。

### 参考文献:

- [1] Dan Sperber,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Blackwell[M]. Cambridge MA: Oxford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79.
- [2] Ernst 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84.
- [3] Peter Newmark, *Art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54.
- [4] Nida, Eugene A, Table Charles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B. J. Brill, 1969:68.
- [5] [英]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 朱生豪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45 - 148.
- [6] [英]莎士比亚. 罕秣莱德[M]. 孙大雨,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34.
- [7] Yang Hsien - Yi, Gladys Yang. *Tra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113.
- [8] 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m Books, 1986:167.
- [9] 余光中. 《不可儿戏》(The important of Being Honest)[M]. 台北:大地出版社,1983:46.

## Puns and Their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TONG Hai-xia

(Suqian College, Suqian Jiangsu 223800,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communicative behavior, and the relevance theory provides an theory basis for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shuangguan and English pu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Relevance is the basic principle to limit the translation, so the translator tries to fulfill the best releva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best relevance requires the translator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puns. Further more the translator are supposed to consider the communicative context and deal with the pragmatic meaning of puns when he transmits the language codes.

**Keywords:** relevance theory; puns;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